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新流月報

第二期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嘉報

第十一期



新流月報第二期

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出版

編 輯 者 新流月報社

發 行 者 新流月報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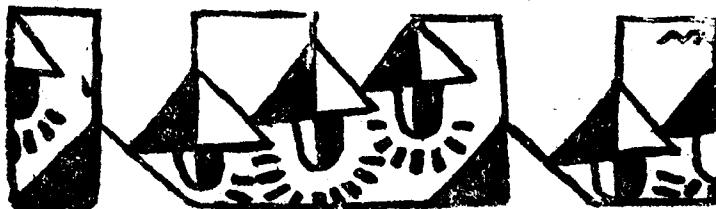
經 售 者 上海現代書局

定 價 每冊二角五分

預 定 價
全年十二期二元五
角。半年六期一元
三角。國內郵費在
內，國外另加全年
八角，半年四角。

蔣光慈啓事

敬啓者，光慈因身體不健，急待離滬休養，對於新流月報編輯事宜，無力顧及；從第三期起辭去主編職務，此後關於一切編輯事宜請向繼任者接洽可也。惟在休養之暇，仍勉力爲本月報撰稿，以期讀者不致過於失望。特此通知，尙乞見諒。



新流月報第二期目錄

- 給某夫人的信(長詩) 蔣光慈
母親(小說) 戴平萬
某月某日的那一天(小說) 視秀俠
那個羅索的女人(小說) 錢杏邨
烟草工廠(日本窪川稻子作) 伯修譯
在洪流中(小說) 洪靈菲
在施醫室裏(日本平林泰子作) 沈端先譯
麗莎的哀怨(長篇小說) 蔣光慈

給某夫人的信

蔣光慈

記得我們前年初遇在漢江，
正當着革命浪潮的高漲；
那時你還有一個革命的丈夫，
你也就和着他熱烈地狂嘯……

你說你很愛讀我的文章，
很想見見我是生得如何模樣，

一旦無意中與我相遇着了，
這使你感覺得無涯的快暢。

詩人都愛聽着對於自身的敬慕，
我也就難免這種難免的心情：
當時我聽了你對於我的敬慕，
不禁更向你注射了我的眼睛。

我不知我當時給了你什麼印象，
也不知你對我發生了什麼感想……
可是你那玲瓏而活潑的神情，
令我相信你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

在漢江我認識了許多女郎，
有的也很能令我心神嚮往；
但是夫人呵，我實在地告訴你，
我並沒曾怎樣地將你放在心上。

我本是一個流浪的詩人，
我的行踪沒有一定地方；
等到漢江的浪潮低落了，
我又重新流浪到舊日的浦江。

別後我不知你兩夫妻何往，
我也並沒打聽你們的行踪怎樣；
聽說你的丈夫“悔過”了，
聽說你也就因之改變了意向……

呵，在我們的這般時代，
這些事又何必多講！
也不知有多少少年人，
先前與後來的言行兩樣！……

二

是去年的夏季，有一日：

我在北在四川路上閒視，
迎面來了一個女郎，
其面貌好像有點相識。

她經過我的身邊笑而不語，
我想開口又不好意思；
一時間我總是記不起，
後來我才決定了是你……

呵，你完全改變了服飾，
你穿着一身略現藍花的布衣，
往日華麗而時髦的女郎，
現在變成了這般樸素的樣子！

記得那一晚在亭子間裏，
你爲我訴起飄零的身世，
你說他飄流到南洋去了，
連你的生活都不能維持……

你說他“悔過”了還是失意，
世界上真沒有地方講理……
你說你已經將苦吃夠了，
而況且他未必是真愛你……

我看一看亭子間內的佈置，
不禁黯然生了同情的嘆息；
一顆易於感動的心呵，
幾乎令我爲你流了眼淚。

我說，請你別要傷悲，
請你領受我的誠意的助力，
如果你有什麼困難的時候，
我決不會忍着心兒不理。

從此我們的友誼便日見親密，
這對於我也是很好的慰藉，

因為我是一個流浪的詩人，
從此可解一解生活的孤寂。

三

但是，夫人，我並不愛你，
雖然你向我有過幾番的表示；
這並不因為你不是個可愛的人兒，
而是因為我們的中間有點異趣……

記得有一晚在黃浦灘的花園裏，
那時半輪明月才初初地升起，
我們並倚着欄杆說東說西，
說到過去的生活以及將來的可憐。

你說人生沒有什麼意義，
頂好是快樂地過牠一世，
如果能嫁一個有錢的丈夫

再不必問什麼革命與主義……

你說你已經疲倦了，
沒有前進的勇氣；
世界上儘有樂可尋，
何必再做愚蠢的樣子！

我忽然正確地明白了，
我原是不同的人類：
你所需要的是安樂，
我所需要的却是別的……

有一天我過門訪你，
不料你久已搬去，
我就是想去尋你，
但不知你搬到那裏。

從此我們便兩斷了消息，

我很奇怪你的這般行為：
為什麼靜悄悄地搬去了，
向我連一個字兒都不提？

若說友誼不深，
但是你待我甚為親密；
若說友誼很深，
現在你却離開我而遠避……

四

昨天我徘徊在南京路上，
忽然在人叢中看見了你的面龐，
你穿着一身華麗的衣裳，
你完全改變了舊日的模樣……

脂粉增加了你的容光，
我不禁感覺到你美麗異常，

但是夫人呵，我往日不曾愛你，
現在更不能做這般癡想。

你與一個穿着漂亮西裝的少年同行，
你好像陶醉於他那隻挽你的臂膀；
你是那般地嫋媚，
他是那般地高亢……

我本待要前去招呼，
可是我終於沒有胆量，
誰個曉得你不至於說，
“誰認識你，你這流氓！”

呵，夫人，好好地享福罷，
因為這正合於你的夢想；
從今後可以不必自嗟命薄了，
就是把我忘記了也是應當！

我愛的她久已死亡，
夢破了恐無再圓的希望，
但是愛情並不是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是在我的工作上……

我已是快要到三十歲的人了，
現在正是我應當努力的時光；
我懺悔我過去太浪漫了，
現在我要拋去一切的幻想。

我不知將來你能否還讀到我的文章，
就是讀到了恐於你也無關痛癢，
因為從今後我們永遠地分開了，
你享你的福，我為我的工作忙……

一九二九，二，十六。

母 親

戴 平 萬

暮色蒼茫的村巷裏，充滿着牲畜的糞臭和水牛的悲鳴聲。隱隱地還可以聽到一個村婦的銚音在喚着雞羣。雖然屢遭惡勢力的壓迫和蹂躪，村裏的男人死的死，走的走，大多數不在家裏了；但是生活仍然是繼續下去的。

李老姆從市上買來了三個鋁板的豆腐乾，連着她的矮小的身子轉進巷裏來了。她走近俏皮的家的門口，看見俏皮的囁尖着嘴唇在喚着雞，便想轉回去。因為她怕見人，怕人家一見面便要用着不同情的聲音發出那關於她的乾兒阿幸的人格問題的話，尤其是這俏皮的。但是這時已經知道不能夠逃出俏皮

的視線之外了，她便停住了足步，畏縮地問道：

“阿嫂，掉了小雞兒嗎？”

俏皮的驚視着她，看見她是這樣地枯瘦而且怯弱，覺得她今天更加可憐，便柔聲地說：

“是呀，老姆；不知道爲甚麼那羣小雞兒還沒有回來呢？那母雞可發昏了，不知道帶牠們到那兒去。現在的時光，連老鷹也越發兇狠了呢！……”

不知道爲甚麼，李老姆總覺得這話是在說她。她不高興地閃視了俏皮的一眼，也不願意再聽她的以下的說話了。但是她可沒有立即便離開去的勇氣，只是悄悄地移着足步。

然而她所討厭而且駭怕的問題已經從俏皮的口裏說出來了：

“老姆，你可知道阿幸是個甚麼人呢？”

她又不高興地閃視了俏皮一眼，沒有做聲，雖然她的心裏自想道：“你管他！”

“老姆！不是我多嘴呀！”俏皮的懇切地說。“他並不是一個好孩子呢。他的來歷又不明，說話又是那樣蠻橫而且無理！要是他是好孩子呢，他便不會變成乞丐了……”